

改革小议

刘焯在“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现状与发展”中提出：十年来图书馆学理论界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，目前理论界似乎正处在某种沉思阶段，一方面，人们意识到理论建设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，理论热情明显降下来；另一方面，理论界平静的表层下正在积聚能量，喷薄待发，人们期望，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从此走上更加健康的轨道。

重思学科建设的势头，是个好势头。在冷静的思索中，首先使人顿悟到科学研究的严肃性，有人把这十年的发展深刻地归纳为十年观念史；观念中的首要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价值观问题。过去几年对理论的极端漠视或急功近利的思想，即是人们思想逆反的结果，而且与理论价值观问题有直接联系，若不树立正确的理论价值观，必然有越来越多的人鄙视理论，理论研究的面貌也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。

近来人们多谈降低理论研究层次、加强应用研究、中介化、操作化等发展方向，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，是大势所趋。但有人据此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已不必要了，我认为呼吁降低理论研究层次、加强应用研究与加速学科建设、与发展基础理论丝毫不相矛盾，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前提。没有理论，就根本无所谓降低和应用，目前我国现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尚处在胚胎期，正需从哲学方法论、从实践等各个方面汲取营养，促其形成发育，而不能扼杀它。提出降低研究层次和应用研究主要是为了强调实践，反过来促进理论的发展，同时端正理论研究的价值观；不要喜好标新立异，不要过多地进行“太超前于时代”的研究，应注意同实际结合等等，而决不是要求放弃理论，那样的话，应用研究也将成为无本之木，无源之水。

购外文书刊进行分工，协调在当前书价上涨的形势下尤为必要。列宁很重视图书馆工作，很早就提出关于图书馆协作和建立图书馆网络的论述，反对平行发展。五十年代周总理和聂总重视了这个问题，制定了《全国图书协调方案》，解决了不少问题，文革以后一直未恢复起来，这简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！

三年过去了，八旬高龄老人执着以求的

实现图书情报界协作协调事业的心愿终于“有望了”，成立全国图书情报工作部际协调委员会并要求各地参考执行，以进行更广泛、更深层次工作的文件终于下达了，解决图书馆界长期存在“老大难”问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，“石头落地”的哪般心绪，确难以言喻。

(文 佳)